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山谷別集卷九

七至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一百五十八

集部

山谷別集卷七

宋 黃庭堅 撰

疏

聖節功德疏

祭醮青詞

玉山祈雨文

智海禪院大殿功德疏

智海塑造佛殿功德疏

慧林修寢堂僧堂疏

和州褒禪溥長老開堂疏



請黃龍慶老疏

代蕪魏公以因聖寺為報親院請主僧疏

雲巖律院打作十方請新長老住持疏

華嚴修造疏

慧林齋僧疏

乞浴疏

青城山方廣院求化疏

為僧求化三衣疏

乞冬炭疏

黃龍山設浴疏

設浴口語

祭文

祭司馬溫公文

祭司馬諫議公休文

祭外舅孫莘老文

將塋叔父給事祭文

代四十五弟祭伯父給事文

叔父十九先生祭文

代祭王朝議文

母壽光縣太君祭非熊文

代兄祭非熊文

祭園明大師文

彭城叔母祭文

祭樂夫人文

十八弟新婦裴氏祭文

十九弟新婦李氏祭文

又將塋祭文

祭十一舅母安福縣君范夫人文

疏

聖節功德疏

天降真人撫世而百神受職帝臨諸夏嚮明而萬物資
生罄率土之歡心奉同天之令節祇臨普供法施圓成
伏願皇帝陛下聖德日躋神功時邁文明在御同符十

方之尊福祿來崇茂對三祇之永

祭醮青詞

惟上帝垂高明之鑒於萬物有父母之心日月照臨不
漏絲髮雷霆作解滌除咎愆齋戒之誠物或微於一勺
疾痛之苦聲必達於九關雖三災彌綸俯存行業而一
心懺悔仰望慈雲伏惟左右萬靈清明同德普垂孚祐
曲庇餘齡

玉山祈雨文

謹以清酌時羞之奠致告於玉山之神作鎮此邦能出
雲雨食口十萬實依神休乃六月交稻方水耨旱乾無
澤西南其風雨將愆期民則無歲怨嗟盈野豈神本心
某職思其憂敢用控告神其呼吸明晦風馬雲車行天
作霖百里多稼享民報事豈不休哉

智海禪院大殿功德疏

華嶽三峯基從累土舳舻千里源發濫觴積之豐屋蒞
家求者繫風捉影及此天臨日照誰不舉手低頭大衆

今日一會還當得佛事也無若道當得為甚麼諸人開
眼不見佛若道當不得太平上座草鞋撥笠踏破紅塵
可不是佛事朱祁居士及諸檀越信手拈來盡成金碧
可不是佛事堂中清衆鬚除補洗之餘化為天蘓陀饌
可不是佛事雖然諸人各各將來杓柄輸他典座不可
酸醜裏齧不著不托裏撥不著去也直須剔地成紅三
就作禪臘月二十二特地滿城春晨鐘暮鼓兩足尊千
秋萬歲聖天子謹疏

智海塑造佛殿功德疏

畏鷹之鴿依佛影而清涼失水之魚聞法音而解脫故此如來名相皆為入道門庭但能隨喜莊嚴悉受當來記別四山相逼三界無安象教之中法檀為上

慧林修寢堂僧堂疏

百丈中天之臺基初於累土萬牛回首之木可致於通津總其成功實出衆力今此方丈之室安衆之堂取辦一時或牆高而基下閱茲十稔既上雨而旁風能令鼎

新付在檀越夫沙門者剃頭洗鉢坐夏過冬身如浮雲
何有定所雖然老翁種木成陰以待後人貧女獻花遇
緣不可空過

和州褒禪溥長老開堂疏

法法不隱藏諸佛尋常出現人人自具足祖師所以西
來止為門外貧兒天然外道自無分珠宮貝闕只認得
馬後驢前要須本色衲僧指出現前佛性慧空寶剝舊
店新開竊聞長老溥公積玉藏輝自埋於俗法雲澍雨

今正其時水是水山是山提起雲門拄杖行即行坐即坐截斷袞禪脚跟不惟驚法海之魚龍亦以潤太平之草木

請黃龍慶老疏

大乘講師面牆頓教小根魔子裨販如來邪法崢嶸如惡义聚正宗淡薄如指爪泥病在膏肓藥資瞋眩況黃龍山者無生師子之窟不二旃檀之林超慧之海燕雷聲宗徒所記南老之佛脚驢手野老猶傳來坐道場屬

當先覺竊惟長老慶公提諸佛正印是衆生醫王而目
視雲霄陸沈丘壑諸方勸請堅拒不回宴坐十年草深
一丈是必能射不射之手為無為之功若然者三七日
中能仁即非聖事五十六億慈氏不當下生伏冀開枯
木之花重光祖席發窮源之水大布慈雲於此同時但
沾法味

代蘇魏公以因聖寺為報親院請主僧疏

因聖得名舊矣報親自天錫之山月林扉或改衆人之

觀粥魚齊鼓豈異向時之聲舊住長老澄公透黃龍之
三關用臨濟之一喝獨以道為伴侶不隨世而陳新瓶
水爐香終借松楸之潤曉猿夜鶴將從杖屨之遊所冀
謙光曲從勤請

雲巖律院打作十方請新長老住持疏

雲巖打作十方新長老來住道場麒麟不可捕狼驅除
分付當行量才補職宜辨真假監院庫主直是官不容
針知客維那又要私通車馬首座必能伸於千夫之上

典座又須屈於萬夫之下處處積炭堆柴方可過冬過
夏澆茶必須熱湯澆浴亦是嘻堂細餅飽炊飽湯麤餅
去皮去糠響板木魚聲絕食桶乃可過廊不能為衆竭
力典座却是大伯但知勤惰功過局頭付在典座若得
冬溫夏涼長老端座法堂還把家家拄杖浩歌一曲歸
鄉

華嚴修造疏

遍照如來世界海寶嚴宮殿趙州古佛三十年折脚繩

床道不虛行理惟一味此華嚴禪院者昭陵皇帝百福
所嚴毗盧遮那一會如此而丹青黠昧土木歌傾屬在
檀那崇茲佛事夫沙門法者終日喫飯不破一米終日
著衣不掛一絲縱令法席重光不動鎮州一草若有見
聞隨喜功不虛捐當令大衆為白牯狸奴念摩訶般若
波羅密

慧林齋僧疏

九年面壁難為作者當仁十會談經且下菩提種子若

生正念即見如來故以受持讀誦而助宗乘牀敷飯食
而作佛事轉八萬經卷觸目文殊普賢營百千僧齋不
擇旃陀舍利普願十方檀越同發此心

乞浴疏

掃除溫室醫王開種福之田忽悟水因童子納破塵之
印皆從願力登濟聖功設欲薦彼沈淪懺波羅夷罪或
為祝延喜慶作阿彌陀因即布七淨之花具功德一滴之
水普遍莊嚴仁者俱能發心如來無不實悟

青城山方廣院求化疏

方廣道場昔香林遠公常於此處大作獅子吼今楊岐
之孫純公應緣出現照破野狐窟此兩箇沒用處漢是
平等無心道人鐘鼓之音震驚百里粥飯之供蔭覆十
方凡為當來龍華三會聽法之人隨喜結緣物無多寡
經云供養阿羅漢千人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如來妙
語真實不虛汝等施心功德無量

為僧求化三衣疏

一人若披佛衣三族不墮地獄所以捨在家煩惱緣受
檀那清淨施攝十方同入正念雖萬金不枉秋毫隨意
必能生喜知恩決定報恩

乞冬炭疏

道人家風滴水滴凍坐則蘆穿膝立則雪齊腰雖然凡
聖同居事無一向要且拆籬補障共過三冬一句曲為
諸人遇緣不可空過

黃龍山設浴疏

二月十二日山谷道人施清衆溫浴一堂金粟老人道
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布以七淨花浴此無垢人且
道無垢人又浴箇什麼於此薦得不妨冷暖自知其或
未然請問木皮居士

設浴口語

根塵不偶空水無依從本光明誰為垢淨我今施茲八
功德水浴此大修行人處婆婆界中順如來法事然願
同袍衲子隨喜白衣皆嚴妙觸之華不染戒香之印受

斯法施介我壽祺恭惟大覺證知

祭文

祭司馬溫公文

嗚呼篤生溫恭不愧於屋漏守死忠蓋可薦於神明惟天下信公不疑惟公以天下自任三后在上照知赤心兩宮臨朝眷倚黃髮四海岌岌未知息肩公執樞機重宗社於九鼎公定國是決興喪於一言所進忠賢拔茅連茹其去姦佞跡無遺根涇渭洞明凜乎太平之漸雖

揚太尉晚慕而志愈篤山司空中立於朝甄拔人物揚
文簡扶挾以對延英汾陽徹樂中丞毀堂崔文正肩輿
至中書除吏八百考公名實可謂兼之嗚呼朞月之間
經營見效如此尚假日月沆觀崇成如何彼蒼殲我哲
輔百身可贖誰不願然謂天不慈以公雨泣惟時計聞
兩宮震動帝臨明堂受釐不賀未足以盡哀公之志上
公開國祿以貂蟬未足以盡顯公之心人之云亡邦國
殄瘁爰輯斯文為天下慟悲不能詞公尚饗之

祭司馬諫議公休文

嗚呼公休重厚而明惠和而清小心畏義臨淵履水學問醇一宜在君側執經二年獻納是力內行孝恭金玉其躬廩粟笥衣惠於九宗昔文正溫公弼亮二聖勤勞而隕遺我後慶補衮之闕再有王命曰其忠清獨似先正公休盡瘁不敢告勞輟食賜金尚其能朝太醫技殫疾殆不起聘醫於魯魯有老李醫稱耆老不能千里民勸就馬曰吾相之子九月訃聞兩宮驚歎秩諫大夫寵

銘其旌不忘忠清又厚賻之其丘其孤俾調護之朝思
良臣士哭畏友嗚呼吉人胡不黃耆銘旌飄飄無復平
生祖行以觴有淚縱橫

祭外舅孫莘老文

嗚呼萬物沄沄隨川而東金石獨止何心於逢天地雷
雨草木爭長松栢不春以聽年往惟公豈弟而勇沈足
以制羣輕之命重遲而志厚可以寄不御之權若拙也
而巧於慎獨之行若訥也而辯於得意之言孝友蒸蒸

內行玉雪律貪敦薄無有玷缺心醉六經仕則面牆公
為郡邑禁止令行往在熙寧弼臣造膝誣公懷姦不工
應卒公蹈其機寤乃自陳人言公枉我則觀仁雖疾猶
美如西子顰元祐初政公又大諫不忤不侵

一作陵

體國

而論公於相士如九方歿遺其皮毛論其絕塵凡在縉
紳多自公出轅下千里皆載稱述公侍母疾結帶三年
勞勤恐憂鬢鬚皤然流落歸來公亦既病猶望公起典
司國柄去歸淮南公病益侵人物渺然我憂其深二月

丁酉公擇去化厥明戊戌公亦命駕邦國殄瘁詩人永
懷失二長者我心險哀我初知書許以遠器館我甥室
飲食教誨道德文章親承講畫有防有範至今為則小
人有親又有官箴公喪不臨斂不撫衾遡風實涕亦隕
我心維當絕絃以報知音平生斗酒同此臭味敬奠以
聞其舉斯解

將葬叔父給事祭文

嗚呼叔父躬行之節足以律貪敦薄立朝之義足以尊

主庇民雖陰功隱德潤澤天下之半於叔父之志百未
一伸歲在壬申天殲德人病不能朝牖下拖紳啓手啓
足無愧明神皜乎其白不可淄確乎其堅不可磷我欲
歸怨於人與人無惡我欲歸怨於天天既生德尚有遺
美與世作則挽車在行無淚續哭松柏降霜臨穴惴栗
我等在世百身何贖終天一觴心隕於谷

代四十五弟祭伯父給事文

嗚呼我少不天從母霜露終歲歸只又失所怙幼小近

市未聞詩書不知母慈不如烏鳥越在田間瞻望千里
金玉之音言提其耳手足之故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維
我伯父沒身之澤尚以榮我童負丘山幾何不墮伯父
之教終不可忘入則在室升則在堂自今至於後日束
身修行不瘵於官我母之慶思孝思純旨甘溫清有違
斯言天實殛之酌酒隕心終天一辭

叔父十九先生祭文

嗚呼叔父孝恭慈仁足以助鄉官之化明哲淑慎足以

追大雅之風數術窮天地而談萬物之宗學問貫古今
而參百慮之致先生既無求於世世亦無求於先生所
以耄老詩書陸沈丘壑功烈無述文章不昭豈不悲哉
昔在田里侍坐從行飽聞金玉之音實入芝蘭之室清
規映俗孰能磷淄和氣格人不以聲色子弟之過不畏
鄉評而恐達先生之耳邑里之訟不之公府而求直先
生之庭維先生匿智韜光就陰息迹惕畏幾於數馬清
慎過於辭金見賢思齊如將弗及聞人之過默而識之

故能上下之交纖介無悔者艾之歲宴安就閒致功巖
穴之間不復經綸之夢謂當康彊百歲保我後生不圖
旤凶日月遄盡誨言在耳叔父何之酌酒盈觴不見平
生之笑語實泣伏地豈其黃壤之聽聞哀哉奈何尚饗

代祭王朝議文

維元豐六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壬寅朔七日戊申趙郡
李氏二姨謹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於故提舉朝議姨
夫之靈惟君孝友敦睦刑于室家信厚忠純載在婚友

恤孤振乏設心慈仁問道好賢不邇聲色宦學自力廉
能顯聞嶺南五郡去思猶在謂宜黃髮以庇本支厭世
去仙中壽而止惟我女弟早乘魚軒抱攜孤孫哀疚何
忍婚姻之故酌以告別皎如平生尚克來饗

母壽光縣太君祭非熊文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三月壬申朔十二日癸未母壽
光縣太君李氏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於幼子二十四
郎之靈嗚呼康州捐館汝在懷抱從我難厄餬口四方

以余嫠孀致汝婚晚命之奇蹇趙氏不減既壯而鰥六
見寒暑擇對齟齬迄以無家予負於天令汝暴橫心摧
肝裂何地寄哀白日昭昭棄我何適維汝乳母乳我三
子皆不中身禍酷如此汝念乳母在後而單我尚撫之
如三子存吾年七十眼暗足跌汝歸殯宮不得臨穴拍
棺一慟淚盡唯血嗚呼哀哉

代兄祭非熊文

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正月己卯朔二十九日乙未兄

大臨以清酌時羞之奠昭告於亡弟非熊之靈爾競豪

爽快才不

闕二字

可以亢宗聞之先親稟命不融不能中

身客土風露草

闕一字

既陳痛我手足我哀如新我等不

天安康棄養以爾同歸及茲大葬臺平之原先君所卜

其杉其松竈以昭穆二月戊申安康祖行爾亦就次思

如平生別酒一觴有淚從橫

右皆家傳

祭園明大師文

先生有與元陟贊府書中云園明塔銘祭文中已具之者銘中更不

復出也

維元符三年歲次庚辰九月甲子朔初四日丁卯山谷
老人黃某敬以龍茗水沈時菓齋蔬致祭於故園明大
師無演公之靈曰嗚呼園明萬人之傑千人之英向使
為儒師友琢磨庸詎不為子雲長卿向使為吏為師為
長庸詎不為翁歸張敞蚤被佛縛於師有光筆端舌本
什公支郎以檀嚴佛能軒能輕不作則已作必駭世文
章記問圖畫書詩人一為多能獨兼之一朝棄家天脫
其羈浮江下漢訪道求師譬如蒼龍蛻其大身留體一

髮卷藏自珍往雖出家日用世瀟作無義語覆不淨業
行求正眼還我光明作為雷霆以雨四溟方行萬里出
門折軸清明粹溫今見朽骨歸船雨泣天容泔泔我羞
清供如公初心尚饗

彭城叔母祭文

嗚呼昔在叔母有齋采繁媿德主饋人無間言娘子孝
友令承几筵中身不考何罪於天涯聞哀不能駿奔
匱旌東來哭於國門遷次十年客非吾土雙井之原今

復其所某等幼小撫憐備聞教語音猶在耳瞻仰無處
哭輓靈車淚落樽俎

祭樂夫人文

嗚呼夫人禮足以承祀義足以託孤風雨抱雛迄今燕
居我有息女往奉盥櫛夫人慈之如女在膝不見顏色
今二十年淮安之下卜維新阡山川悠遠不聞哭輓千
里牲酒以寄繾綣

十八弟新婦裴氏祭文

嗚呼夫人徽柔懿恭承親祈祈諸婦率從謂當有子以
亢我宗如何不淑奄忽覲凶我與汝父兄弟朋友昔見
襁褓今見旌柩恩情之痛倍絕倫等撫心祖行以文薦
酒

十九弟新婦李氏祭文

嗚呼惟舅氏之玉女徽柔順從歸我季子家人相慶宜
受象服以蕃子姓如何不淑逢此百凶兒隕於祿遂弗
寤興平生家庭言不出口臨絕之音甚義而禮孰子之

美而奪其齡臨觴一哭誰不失聲嗚呼哀哉

又將塋祭文

嗚呼夫人舅氏季女黃芝紫蘭潤澤露雨選對一時歸
我季深似不能言家人歸心有子不淑身亦夭橫生人
之痛哀可隕性昔在舅氏育我諸孤視爾兄弟粲然不
殊臨喪一慟痛在手足酌酒祖行瘞此佳玉嗚呼哀哉

祭十一舅母安福縣君范夫人文

嗚呼夫人令德孝恭佐我元舅肅雍于宮柔不選悞剛

不忌克誰傳誰師金玉天質螽斯多子扶牀坐膝笑之
怒之慈視如一夫人歸止不及皇姑事我安康進掖退
扶酒肴枕簟溫清起居婦拜姑老尊重則傲猗嗟夫人
老而克孝誰不淑壽大國楚秦孰是夫人而不中身兒
皆詩書女亦箴絜得喪秋毫彼亦何恤庭堅等來自江
南哭奠藁葬毀瘠餘生哀深母黨

山谷別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一百五十九

集部

山谷別集卷八

宋 黃庭堅 撰

行狀

叔父給事行狀

宋故宣州觀察使贈太尉和國公趙公行狀

行狀

叔父給事行狀

黃氏本婺州金華人公高祖諱瞻當李氏時來游江南

以策干中主不能用授著作佐郎知分寧縣解官去游
湘中久之念藏器以待時無兵革之憂莫如分寧遂以
安輿奉二親來居分寧因塋焉公曾大父及光祿府君
皆深沈有策謀而隱約田間不求聞達光祿聚書萬卷
山中開兩書堂以教子孫養四方游學者常數十百已
而仕於中朝多鉅公顯人故大夫公十伯仲而登科者
六人凡分寧仕家學問之原蓋皆出於黃氏公少舉進
士有聲場屋間登嘉祐六年進士第授宣州司理參軍

治大獄亡慮百數無不得其情公去官老獄吏嘗竊歎
息以為獄官能盡心於治獄不可欺以秋毫仁厚精密
前後未見其比移虔州會昌令治公家如營私視民病
如在已會昌民健訟善匿情成獄戶婚事多久不決公
開導教勸之待以恩意因鈎索其曲直久乃皆服其治
大獄多可傳道蓋世稱仁厚吏者徒苟欲生之公則不
然曲折務盡其情要使不寃然後已故會昌民至今思
之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鄂州崇陽縣未至丁母夫人

蓬萊縣太君徐氏憂服除江淮發運使張頡舉充勾當公事未行或薦公於王荆公荆公召至中書問免役法公以但知舊法牙規對荆公問甚悉曰能留心舊法必能辦新法矣薦於上遂為司農寺勾當公事召對便殿訪時事公對曰陛下意在惠民法非不良而患在奉法之吏多非其人朝廷立法之意則一而四方奉法之意紛然不同所以法行而民病恐陛下不盡察也河北郡縣被水河東河南京東西皆旱淮淞飛蝗蔽野江南疫

癘恐陛下不盡知也遂命公同司農寺丞程之才體量河北河東災傷賑濟道除知司農寺丞公以荒政十二為科條州縣可行者以付守令其大者或請或遂務以濟民不專於黜不職之吏立威而已歸報使事又言所見民間不便於改法者數條明白上謂執政曰黃某忠厚可使除太子中允利州路轉運判官既行就差提舉秦鳳等路折納欠負公一聽輸粟優估其直凡折納五十餘萬召為司農都丞異時命陝西轉運司為兩路移

用常苦不足公議兩路賦入薄厚事權重輕皆不侔使
者各為備邊之計偷自便而已其移運糴買勢必相傾
故每告乏請復通為一路後卒如公議除監察御史裏
行熙寧十年七月也公疏言一人之智不若十人十人
之智不若百人此有餘不足之辨也成天下之務莫急
於人才願責兩制近臣監司郡守各薦所知一人陛下
因所舉而任之於其能否成敗之際亦足以知天下之
大吏所以事陛下者上用其言敕內外待制以上臺諫

官三路都轉運使至諸路轉運判官各舉才行任陞擢
官一員於是應詔者百餘人公又疏言勢孤地寒遠跡
下僚者既得以名聞於上願詔中書審察其能而用之
則急才之詔不虛行於天下又疏言自五年以來天下
水旱下戶實蒙支貸倚閣之惠今幸歲豐有司悉當舉
催久饑初稔累給併收是使百姓遇豐年而思歉歲乞
定諸路舉催欠負上二等戶三分收二下三等戶收半
仍飭官司聽民折納又言都檢正俞充結中人徼幸富

貴不宜使佐具瞻之地并言王中正任使太重恐為後
憂又面論之甚切上曰人才蓋無類顧駕御之如何耳
公對曰雖然漸不可長聖人長駕遠御故四凶在朝不
廢時雍彼皆才器傑然過人任使稱意為後世慮故放
殛之耳上曰且置此事河決曹村京東尤被其害今以
累卿遂充京東體量安撫公條舉百餘事大畧疏張澤
灤至濱州以紓齊鄆而濟單曹濮淄齊之間積潦皆歸
其壑郡守縣令能救災養民者勞來勸誘使即其功發

倉廩府庫以振不給水占民居未能就業者擇高坳聚
居之皆使有屋避水回遠未能歸者遣吏移給之皆使
有粟所灌郡縣蠲賦棄責流民所過毋得征筭使吏為
之道地止者賦居行者賦糧憂其無田而遠徙故假官
地而勸之耕恐其殺牛而食之故質私牛而予之錢棄
男女於道者收養之丁壯而飢者募役之初水占州縣
三十四壞民田三十萬頃壞民廬舍三十八萬家卒事
所活飢民二十五萬三千口壯者就功而食又二萬七

千人得七十三萬二千工給當牛借種錢八萬六千三

百緡歸薦士大夫後多朝廷所收用也差同結絕相州

獄事初相州事發於皇城卒事十九不實知雜御史蔡

確鍛鍊成獄以此自媒中丞鄧溫伯御史上官均上疏

論之溫伯又在經筵造膝而論確耳目長具得溫伯均

所言又善伺察中人主意即論溫伯均朋黨為邪與罪

人為地又任殘賊吏目引諸囚如使者慮問狀稱寃者

輒苦辱之有人情所不能堪及上遣黃履李舜舉按狀

而囚以為如前皆引服於是天子不疑確而溫伯均皆
得臯均猶獨上疏爭之公至未幾而具獄上矣公嘗謂
子弟吾失不極論此獄甚愧於上官御史也提舉南郊
事務斟酌損益為南郊式二十卷監試國子監開封進
士奏增損貢舉式進士以為便已事對便殿言近歲雖
以經義取人太學諸生文章體制未能近古大率集類
章句聯屬對偶風傳四方謂之新格不禁其漸文章反
陋於作詩賦時乞申敕教官稍令務本以採學者之原

改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賜緋衣銀魚元豐三年權發遣河東提點刑獄兼提舉義勇保甲明年秋召閱澤州保甲補官者五十八人特改一官八月麟府軍興兼權轉運判官又差定代州地界公條具曲折為十二寨圖以進且言建議者以分水畫界恐地勢不能盡然啟豺狼心失中國險固其後遼人果責分水之言包取兩不耕地據有形勝下臨鴈門父老於今以為恨及王中正發軍興皆用一而調二其數皆千萬計或非所急或非

所用轉運使陳安石計不知所出奉行惟力恐不辦或
增調之一道騷然百姓脫剝至骨公為言主將非其人
其勢必敗事而軍興雖罪死斟酌事宜使不貳而已何
忍自竭根本安石字謂公夷仲安石老業今日但保首
領歸安能顧惜待制其任國家大計蓋如此公每為中
正言朝廷大體民命重寄贊道其所長稍稍規之初雖
樂言不以為忤及將出界取公錢鉅萬為特給中正父
子多自予餘以差給凡在軍者公為言斂天下以奉一

方皆出於不得已願更為縣官愛惜中正始怒是時隨軍使臣員二百多請託徼幸成事或父子兄弟皆在行中正已取其半莊公岳趙咸將漕隨軍公在塞內主饋餽餉欲部分使臣護道路而中正所取之餘盡隨公岳咸無在者師去界已百餘里移文追之皆不報公為勾當公事孔文仲當自馳往取之夜置酒與文仲訣文仲泣曰公行軍外事不可知使臣自從軍非公責也公曰王事當計成敗豈但塞責耶從十數騎盡夜追至軍中

正等皆大驚公罵公岳咸取使臣五十餘復歸因上疏
言大軍必無功未有以善其後乞募民入芻粟實塞下
得以補官及一切除罪少寬近邊百姓已竭之力已而
大軍潰歸中正歸罪轉運司應副乖方且言黃某不肯
協心同力上遣御藥竇士宣薄責乖方十事公以書對
稱死罪皆實有之繼遣開封府司錄喻陟就潞州置獄
安石以應副漕輓免就獄公獨對吏月餘但坐奏請張
皇降一官在職如故師出以元豐四年各降官以五年

三月是冬以絳州王達羣盜阻山橫行劫畧達張紅繖以入縣鎮奉詔督捕盡十二月悉捕斬之六年六月還所降官又以教保甲應格進一官詔按邊州違法透漏事至嵐石州道遇奇嵐軍流民經畧司奏請已被旨給路糧遣還本郡而老幼二千餘口號泣於道擁公馬首自言昨以與多糴貴暫來就賤分鋤一夏麥已見穞粟已立苗願及分田乃歸公即慰諭移嵐石州未得發遣立為奏入內侍省遞其言所問情實如此臣不敢以憂

非其職為嫌改朝廷之成命為罪竊惟老小二千口不得其所陛下必為之動心聞數日遂得報可其請十月罷提點刑獄為權發遣同提舉保甲視轉運副使八年九月詔以明年正月罷赴闕司馬溫公言間居往來陝洛間聞河東民言甚美因熟問治狀呂正獻申公亦言河東軍興邊民德公甚厚顧朝廷不盡知耳公在河東六年未嘗乞赴闕雖在團教場未嘗易儒服故在陝西河北獨不賜戰袍元豐末他路保甲擁兵入縣鎮賊殺

官吏羣盜通行數州獨河東保甲不為犬吠之盜元祐
初除尚書戶部郎中治左曹二月差按察成都等路茶
事兼體量邛州蒲江鹽井利害先奏罷陸師閔所行公
私甚病者乃具奏曰臣奉被使旨所至訪求利害至熟
摧茶之法實有害於川陝之民蓋官司不原朝廷立法
本意希功幸賞以得為多於是禁網滋繁百姓受敝陸
師閔立法最虐故取利最多上累國體下斂民怨中外
臣寮所言茶事害民六科皆有事實若遽論之不若盡

以予民使園戶自賣商賈自販官收稅引及歇馱錢並復熙寧以前博馬市易無交易之煩無脚乘之勞挾去故敝一從私便無復可議若致詳於公私之際則先當議民其次商賈其次邊計利害各有所在也今蜀民通患幣輕錢重商旅齎攜息不償費若不捐推茶盡與商賈則百貨未能通流脚乘未能猝備非唯園民之貨鬱滯絕其資生之路若蕃市交易萬一不繼亦足以害經久之法今若捐十一州之茶與商賈仍以川陝四路及

關中諸路與之為受茶之地宜若可以盡泄川茶以補

蜀民久困而官以善價取雅州興元府所產以贍熙秦

諸州酌中法以為邊備於理為可於是朝廷許同轉運

司盡公私之便商度立法公又奏曰產茶之地盡在川

路賣茶之地全占陝西其發至陝西六路者為綱茶推

於川陝四路者為食茶若產茶之地除去推賣侵刻取

息太重搜捕苛擾差雇不和配賣賒欠預俵折納濫賞

諸敝則賣茶之地隨事制宜其目有六一曰路分全占

陝西州縣又推取京西之金州以東南望之疑若專利
太多以天下觀之阜通川陝之利以備邊而不病東南
則勢均矣故以熙河秦鳳涇原為禁茶舊路以永興廊
延環慶為通茶新路不禁舊路無以制蕃市不通新路
無以便民欲使通塞常相權則公私可以共利二曰賣
茶給歷抑配及官賣末茶今盡除宿敎又禁南茶無入
陝西使川茶常不失中價則民不知推茶之害三曰茶
色不等蓋漢茶食嫩蕃茶食老雅州之名山自蘭州入

邈川至於于闐興元之大竹自階州入歐家自河州入木波洋州之西鄉茶自河州入木波至于三耶龙谷今區別茶品以入諸路則可以適漢蕃所宜四曰價直騰踴則害馬價今以茶馬相宜以斤對寸高下適等矣因宜增損則可以制邊備之費五曰博易奪市易之權汙吏撓法法不可為汙吏廢今邊市博茶大者在馬其次金帛去貪者之害乃可以通邊市之利六曰脚乘不均蓋緣軍興脚乘踴貴故高立雇直遂以諸場所博汙濫

之物高價估折今若斟酌高下損其餘以資鋪兵則可
以均力使之任并定博馬歲額以萬八千匹又奏蒲江
鹽事云邛鹽舊價太高已蒙朝廷權減斤為八十五錢
然汙雜濕惡積敝未除今欲止絕汁淋灰土及煎膽水
止用九井正水煮一色鹽用權減價為定法專用食邛
州禁外來官鹽及小井鹽其汁淋等鹽八百六十二斤
乞於正額除之仍寬鹽戶舊欠十分除二分邛民數十
年之病於是悉除所奏皆即施行除直祕閣權發遣都

大提舉成都府利州陝西等路茶事兼提舉買馬監收
公事以職事入奏落發遣字朝論以宰府官屬當得中
立不倚之士為助以公不附會朝廷必廢茶法已而公
私便之故二年十二月除尚書左司郎中公語子弟昨
按察川陝茶政隨事制宜便於公者不苟去以為名害
於民者不苟存以為利論者未以為然是歲遂代前官
領茶馬事前日所以繩治人者皆身當之在職歲餘法
無寬闕不可行者士大夫乃頗見信故知無心以制事

利害則合而聽之在人。在已無間然矣。初陸師閔時歲

計茶息以一百二十萬緡。培克敏怨無所不至。歲乃得

二百萬緡。及公將使事。盡除公私之病。比數年亦得百

二十萬也。四年十月除起居郎。知公者賀曰。公學問文

章。宜任論思。獻納而經營四方。餘十五年。從此乃得涂

轍。公謝曰。王事內外一耳。豈敢有擇耶。五年六月。權中

書舍人。九月遷集賢殿修撰。樞密都承旨。公言。比歲累

進官無功。狀固辭。不敢就職。乃以修撰充陝西路都轉

運使賜紫衣金魚陝西狃習軍興帥府常侵漁歲計金帛監司為軍興時柄在帥府欲按舉則掣肘故瘖不治公痛以法繩治大府責其逋負六年十一月除給事中七年正月就職於是數月無除拜所駁奏法令二十餘事皆見聽自詔絕夏國歲賜邊臣往往邀功生事間小入鈔畧雖亡失過當匿不以聞及幸勝論功則上下相蒙以冒賞朝廷既治通遠軍上首虜不實當之罪罰金公駁奏不聽因復言今日閱實邊臣功過止用保明文

字而上功狀故不以實則無功者論賞死事者不見哀
卹軍律漸隳何以禦侮縱未特行貶黜宜自朝廷申敕
法令以懲後來五月戊子病疽甚卧家求致仕不允丙
申不幸捐館舍知與不知無不哀悼詔給賻賜有加焉
假官舍庇其諸孤下所屬調護塋事娶劉氏尚書屯田
員外郎致仕渙之女封彭城縣君先公歿十年子男四
人曰叔豹遂州司理參軍曰叔向太廟齋郎曰叔夏舉
進士曰叔教封丘縣主簿女三人長適承務郎李遂餘

在室有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公讀書常自得意以為
學問之本在力行所聞而已不憚改過自新善用規諫
之言一言而善終身紀之其於不義小心畏避人笑其
怯見義而行膽氣烈烈無不歎息平生忠信孝友自以
無負於上下神祇張頡自江淮入奏計與丞相吳正憲
公語東南水旱意以為病新法正憲公至上前道之已
而上參問自東南來者皆曰無有有詔治語所從來頡
寤甚召嘗所與往來者計之莫敢過頡者召公而公至

頡問曰計將安出公曰士大夫豈效兒女輩語人前匿之耶今所對者天子大臣嘗言之不可食未嘗言不可強服頡乃釋然用公言得罪亦不深悔公天資潔清非其義雖飲食之物不虛受也到官必推廩給圭田與前人然後就職罷官必亟解職推廩給圭田以與後人自少長行之不變及為大吏廩給於法疑必辭厚而取薄非矯揉為之心安而性服之也劉夫人沒後家事盡付諸子未嘗知有無旁無妾媵寢室蕭然惟書冊而已舉

吏六百餘員必問能否不行請託其舉擿有罪小贓汙
時見縱捨至酷吏殘民必擊去之在河東時過正平縣
有民扶老嫗自言尉疑我竊盜笞掠我今母子共有三
足指存問尉曰高士造以疑執訊此母子有實即奏罷
之曰不去士造無以謝此兩母子之辜屯留令司馬宏
溫公兄之子右丞相范公之壻也望公薦拔公察宏為
吏尚竒怪立誹謗未聽民言然及其縣吏民困於威虐
皆無完膚即召宏數之曰不能改且奏罷若矣劉昌祚

知代州役壯城卒繕官舍一卒墜地死監司會議欲按其罪公曰昌祚才器必為名將諸君幸緩其小過且為諸君因行案之公至代閱昌祚吏治軍政甚修方畧耳目足辦邊事因作薦章極口稱道之故事遂已公之奏舉人皆此類也諸孤將以今年九月奉公及劉夫人之喪合葬於分寧縣雙井之臺平大夫公之墓次方求當世之君子位光顯而其言立且知公之表裏者為之銘以傳信來世庭堅越在衰削哀不能文公之遺事多所

散軼追次其在者廣記備言以待采擇謹狀元祐八年五月某日第九姪庭堅狀

宋故宣州觀察使贈太尉和國公趙公行狀

公諱克敦字公厚按屬籍公於今上為從伯祖父乾興元年母原武郡楊夫人生於秦邸天聖九年賜名授左班殿直三遷為左侍禁景祐二年圜丘禮成換右衛率府率歷右領軍衛將軍右屯衛大將軍昌州刺史右神武軍大將軍儀州團練使左金吾衛大將軍階州防禦

使舒州防禦使宣州觀察使公天資高秀少工文藝蔚
然照映宗室長而篤好經術親近師友諸儒多與之游
聚書至數千卷務實求是不為嫖誇晚節淡泊刻苦隱
約瞿眈之間啓手足於牖下恬漠而不亂初公在乾祐
寶元中學虞世南正書為大小學第一至和中上所屬
文八卷皆賜金帛勅書獎之濮安懿王判大宗正論公
文藝經術為宗子表儀召試學士院阮逸嘗教授秦宮
與公游好去官合流鎮寓詩馬公報答之逸率其僚數

輩屬和逸詩用漢書五行傳故事非所宜言為仇家所告捕繫詔獄坐斥逐詩未抵公而事覺公猶以所善非其人罰金由是杜門謝絕交游盡心於學其天文地理醫方書文武藝事無不通東平王蚤世事太夫人極於憂勤丁太夫人憂哀毀如不勝鄰里夜火公奉几筵以出不問家事叔父承祐家人避火繆置寶器於公輜重間弟克臻家人或匿之公家女奴與分馬公皆不知也事定其下相告於是逮治公與克臻公怡然對獄悉自

誣伏傾囊索償之具獄當罰金九斤詔奪三官頃之大
宗正司訟公獄不直詔公具實公言火時所之誰不僥
倖有司求必得則失不辜者衆矣臣得罪不過失官也
然臣能鑄金亦未嘗用天子遣內侍馮宗道取其書鑄
作尚方不繆乃除其罪公因謝病乞致仕僦宅外居於
是賜昭德坊許公拆洗院為居第不聽公家居數上封
事言所聞民間疾苦慮或壅於上聞天子嘉納之元豐
末撰次東平王遺藁奏之手詔中書門下曰承幹父子

世有藝文在朝廷旌善與能之義宜舉褒典於是啟東
平之封公舍中有藥圃蓋十年嘗再至命子弟淪茗而
已退朝燕坐不覲婦女繩牀之下足跡隱然未嘗過宗
室飲不言有無祿賜入門親黨之貧者待之以炊及公
捐館舍家無餘貲子叔盎貸俸錢以奉寔安如公可謂
好學樂施刻意尚行不溺於流俗者也前史稱河間獻
王大雅卓爾不羣公視河間豈有愧乎公享年六十有
九計聞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和國公夫人夏氏先公

歿三十餘年五男子在者三人叔益右武衛大將軍康
州團練使叔鉞叔諛皆左班殿直二女子皆嫁而卒孫
男九人庭堅與公皆姻連盛文肅公以故知公言行曲
折謹狀公世出官狀在邦居家訖於牖下請上考功太
常議所諡上國史院重編錄狀上

右皆
家傳

山谷別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一百六十

集部

山谷別集卷九

宋 黃庭堅 撰

墓誌銘

宋故通直郎河東轉運司勾當公事蕭君子長

墓誌銘

朝請郎郭方進墓誌銘

承議郎致仕李府君墓銘

通直郎張修孺墓銘

潘處士墓銘

章處士墓銘

青陽希古墓銘

史端臣先生墓銘

南陽黃府君夫人溫氏墓誌銘

黃氏夫人墓銘

程氏夫人墓銘

墓表

蔡致遠墓表

周景和墓表

新津周君無晦墓表

李君德元墓表

楊君希節墓表

成都趙夫人墓表 智氏夫人墓表

宗德縣君司馬氏夫人墓表

宋氏夫人墓表 呂氏夫人墓表

唐元夫墓表

墓誌銘

宋故通直郎河東轉運司勾當公事蕭君子長墓

誌銘

治平四年庭堅初仕得葉縣尉與同年生湖口主簿何

君表郊社齋郎蕭子長同歸江南登高臨遠把酒賦詩
忘道塗之勞也此時子長年尚少器宇堪事矣後十年
見於清江則老成重慎無少年氣矣又十年見於京師
宦游雖不偶而氣不挫也又十年庭堅謫在夔道會新
天子即位恩許東歸而聞子長沒於河東矣子長新淦
蕭氏也諱景修曾大父漢鄉大父中師父訪皆隱於田
間子長舉進士有聲而用妻父提點江西刑獄何若谷
奏補官調臨賀尉以母憂去再調吉州司戶叅軍以父

憂去調平南令改宣義郎知符離縣從辟為河東轉運
司勾當公事泛恩遷通直郎元符三年七月卒於官次
享年五十有六子長毀瘠喪祭盡力既免喪弟兄欲析
生而悉推與之為吏不苟簡必令中法律得民情以箠
捕盜或踰年盜不發獄屢空淮泗多蝗而獨不害其稼
決獄求生之蓋嘗再活死者其遇不便民事雖觸忌諱
不苟止必直乃已不憚大吏也故其進官陵遲也如子
長者才未試志不伸屈在下位死於中年是可哀也已

故撰而銘之夫人何氏先子長五年卒子之彥之方皆

舉進士之純之邵蚤卒其二尚幼三女既嫁陳嶠徐詒

其一在室之彥奉君及何夫人之喪合塋於其縣之雞

冠山祖塋之次實崇寧之癸未其仲冬之丙寅也銘曰

平居秩秩晬乎其不忤物遇事憤發矯乎其不可屈視

其能

一作才

也將有上觀其文也

一本無二也字

將有述忽乎其

顛作土室後千萬年見白日吾以斯文吐其鬱

一作鬱鬱

朝請郎郭方進墓誌銘

君諱大昕字方進臨邛火井人至君之父諱紘聚徒教授於富義因家焉其家世傳初非火井人唐汾陽郡王子儀之曾孫景初為成都雙流令卒官下其子不能歸以其屬居臨邛中世在田間失譜不知至君幾世矣君既通籍故父以承事郎致仕累贈朝請郎君幼少機警能文故韓獻肅公守成都大興學學者至數千試進士以泮宮服淮夷賦君年十六考第一名聲傾西州登進士科調遂州法曹參軍以憂去服除授戎州司戶參軍

果州團練判官提舉常平司辟資州軍事判官礙蜀人
不得同郡格復歸果州遷宣德郎知成都縣泛恩遷奉
議郎賜五品服以能舉再任元祐初政君以議法忤使
者移蜀州永康縣遷承議郎通判達州中外諸公文章
薦其材而君以朝議君春秋高願得學官以便養乃除
梓州教授未至官而親捐館舍服除除泰州教授從陸
師閔辟以朝奉郎充陝西路買馬司勾當公事遷朝散
郎知蜀州泛恩遷朝請郎卒於郡之正寢享年五十有

六夫人榮州王氏封長樂縣君五男子曰純中三以鄉
書貢於禮部曰知十以奉表賀登極授郊社齋郎曰旅
百曰巳千曰時萬皆有文藝二女子適進士程萬里程
撫有家集三十卷君好學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敏於文
詞章刻移檄操筆立成事從言順果州比歲水害民田
畜廬舍君檄嘉陵江而祠之在官四年江水平人傳其
書似韓潮州移鱷魚文云其令成都忤使者而移永康
士大夫以為曲在使者而不在君事親盡志居喪盡情

教士忠慤直學雅言不使阿世幸得治民平易以禮以律不為巧發竒中稱人之善覆人之過喜怒不見於顏有同母異父兄劉復性辯急十事七八不可意君事之順焉在蜀州士多從之學賴君而活者至不可勝數其啓手足召諸子教誨丁寧加跌膝上而逝其死生之際知之者乎諸孤奉君之喪塋於富義之西林乃以知縣事張剛狀君家世行治來求銘某於君皆治平四年進士也純中又從予游剛西州名士也故敘其可傳後者

為銘君蓋卒以元符三年八月己酉而塋以某年十二月甲子銘曰

嗚呼方進仁而多聞宜壽宜祉以介其子天嗇其施能不見世中襲膚美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蓋物常理我作銘詩以小觀大以詔無止

承議郎致仕李府君墓銘

府君諱某字子平姓李氏惟安陸之李不能紀其所從來蓋有上世為安陸人興於田間遂以資長雄其州府

君之父諱惟清有陰德於其鄉府君晚生蚤孤而器宇
閎深化居微物不赫赫驚人坐致鉅萬性無偏嗜耽翫
樂信樂義喜推有餘補不足其天資也皇祐中歲大艱
通判州事黃師旦以令勸分府君為之率人爭應令既
而大疫死者橫道又皆為之槥殯師旦罷官去他日道
出安陸路旁得孤弃窮獨者數十人與之俱來使人召
府君付之曰非君誰能活之府君欣然如受賜也平居
視歲之盈虛常上下穀價貴入而賤出民仰之以不憂

未嘗乘人之急賤取人田故敗家之田多歸李氏有里
姥善為生無子而夫不肖來託黃金一篋請密而願勿
言久之姥夫病且死府君召證佐還之姥初驚曰無有
府君不應答姥乃笑曰公大人不受我私老妾晚納一
夫惰游不作業以為盡於飲博不若助公施尚可活數
百人府君曰物固有幸不幸與人居老矣又忍欺之而
死乎姥乃泣謝聞者皆歎息之方是時年三十餘矣諸
子稍長乃命次子謀儒治家第三子通儒就學已而皆

如意士大夫亦服其知人通儒蓋登熙寧六年進士第
府君及見其子為朝奉大夫開封府推官府君既以承
議郎就第而大夫君請以所賜緋銀魚回授出入里中
人歆羨之為人強壯未嘗問醫藥者艾不用杖扶食生
飲冷如少年年八十有三乃終蓋元符三年府君七子
宗儒早卒長子道儒次則謀儒次則大夫君次師儒純
儒景儒葬府君於其縣之進賢里青木之原夫人趙氏
追封壽光縣君繼室閻氏追封永寧縣君皆祔焉實某

年某月日府君五女以序嫁進士鄭槃俞橐王洄其二
在室孫男女二十有三人曾孫女十有八人其婚嫁皆
擇門戶問家法不問富也大夫君之子博妻庭堅之兄
女以婚姻故來乞銘銘曰

富者怨之府補貧振窶使得理所君以譽處盈者道之
忌挹茲注彼來亦不已君以傳世薰然慈仁有子似之
匪其身之繁其子孫而安樂之太平之鄉進賢之里青
木之原莖從先子

通直郎張修孺墓銘

君諱公邵修孺字也蜀州江原人自其上世傳為漢留
文成侯張良之遠孫良之侯於留傳國至子不疑坐與
門大夫殺故楚內史而國除家稍湮替至皓為漢司空
又顯於良為六世孫實興於捷為武陽塋於河南皓子
綱為御史在漢安時所遣八使中上奏梁冀有無君之
心凡十五事冀以為言直不敢害出為廣陵太守有異
政卒廣陵而歸塋捷為其後絕譜君之居江原六世矣

曾大父延禧大父文正皆不仕父中理郡中推其學行
舉遺逸不起就拜將作監主簿累贈太常博士生七子
皆舉進士入仕者五人長公裕最知名君於兄弟中號
為孝友才器能任事而得仕最晚初調昌州大足縣尉
舉瀘州瀘川縣主簿閬州蒼溪令用提舉茶事程之邵
舉遂州觀察支使知雅州名山縣改通直郎知盧山縣
以紹聖四年十月丙戌卒於家享年六十八卒之明日
盧山勅乃下君雖在下位遇事不姑息務盡道理以律

令與民情權其重輕為佐以功歸於令為令以功與其
佐其摘吏姦伏不可請賕清民逋負不可沮止皆有事
實至今大足瀘川間吏民能道之君在官不疚於業遇
物之智有餘常先見其盈虛有化有居已而富十倍然
能用其財不似富賈人入而不出卹孤拊貧甚有恩意
蜀中賢士大夫常以君視朝中貴人以為誰之不如而
不偶如此未嘗不歎息也夫人勾氏唐安先生某人之
女能儉能勤族人宜之實配令德不幸後君三年亦卒

二男曰澥曰湜一女嫁新神泉令李瀾將以某年某月
某日舉君及勾夫人之喪塋於其縣之清陽鄉太常之
墓次而來乞銘銘曰

齷齪小謹於民為瘵乾没大侵挾吏為姦乘時射勢得
名得位吁嗟惟君以民論法法不得病民以廉御吏吏
不得病民仕不出州縣其又誰怨其小者試於已然其
大者齎以下泉我銘其丘以告萬年

潘處士墓銘

處士諱萃字信夫享年七十有二其先河南潘氏有諱季荀者仕唐昭宗為太僕卿兼御史中丞五嶺催勅使行部至長樂愛其山水而家焉太僕生仁杲為殿中丞世亂王氏擅閩粵皆家居不宦游殿中生吉甫入朝為國子博士贈工部侍郎工部生衢為屯田郎治數郡有聲其甥劉彛嘗稱其外家政事雖古之良吏不能遠過也蓋嘗通判黃州子孫遂不能歸也屯田實生處士嘗舉進士不能受有司繩墨因棄去當以父任得官又推

與其弟獨浮沈酒間與人無貴賤皆去畦畛赴人急難不遺力也人或怒罵與絕從而謝之傾倒不留纖介昆弟破散父時貲產至無一錢處士未嘗以為言其處憂患如舟人安於水未嘗險焉娶國子博士李餘慶之女有才智能殖其家故處士落魄而不困生六男子鯁吉州軍事推官幼子祖述吉水尉仲丙叔匪季原皆舉進士而匪早卒二女子嫁著作郎羅紹黃岡尉萬淵孫男十有四人曾孫男女三人處士卒以元祐二年六月某

甲子葬以某年八月某甲子兆於黃岡之方步原李夫
人祔焉處士孫大臨有藝學與予游狀處士平生來乞
銘曰將坎石於墓前遂為銘曰

不駸駸於欲得與世異邪彛酒而不溺於酒不彫而有
持操邪取予喜怒若過而皆得情而不校邪世故不驚
其曾次年耆而不耄邪可為智者言而難為俗人道邪

章處士墓銘

餘干章公弼狀其大父平生來告曰維大父少孤自重

居鄉黨有所不為與人立然諾不能容人之惡務於衆
人中辱之得其折服後遇之如骨肉治家如官府視瞻
無邪言行有物歲饑里中閉糶獨發廩取中價年七十
致家事浩然肆志往來江湖林嶺間二十年不知其所
以養心之術但見其臨世故逆順常自得也元豐八年
七月庚戌寐不以時興家人起視之則終矣實壽九十
有二公弼之父哀不勝喪故使公弼來乞銘公弼好學
有文擇士而交吾友李滌德素與之游舊矣故予銘處

士諱應全字保之三世而上丘墓與予鄰邑祖淑父文
初不出田間今葬餘干之冕山夫人魏氏前沒三十有
四年子元昶元徹早卒元長公弼之父也季曰元忠女
子嫁史實曹僅史君卿董弼周彥孫十有七人曾孫三
十有八玄孫二十有五元長事親孝能奉治命喪不受
賻葬不踰禮既作冕山甘露降松竹其捨坎用元祐元
年十月丙午銘曰

維此冕山毓竹與松小藏固安維子孝恭不疾者已不

爭者彼其他也不懼吾知以此遺其來雲有墓孔云圖
銘不朽有孫孔文

青陽希古墓銘

君諱簡字希古井研之青陽氏也青陽氏本洛陽唐末
有尚書虞部郎中某者官於蜀中原亂不能歸留居井
研煮鹽為富人自虞部至君八世矣凡巴蜀之青陽皆
以井研為宗云君曾大父寶大父嵩父倚皆晏安於富
饒不求仕達至君始築書館使子弟皆就學門無留賓

終日奕碁飲酒未嘗有倦客之色內外族姻待之以炊者數十家或以偽券取其金君與金而焚其券或為君行錢而負之君折其券終善遇之好讀史書每為客道前世成敗古人賢不肖疊疊然不倦又好讀律能通法意鄉鄰訟者多決於君君為道如是可如是不可多以君言解而不爭嘗為書遺子孫曰禮士當盡心卹貧當盡力公法不可不畏租賦不可不時斗斛權衡入十二而出十九此富家之常必有餘殃在子孫汝輩不可不

戒觀其言可知其智矣享年七十有九人猶以為不壽
娶員氏生四男曰升賁孚革四女皆擇人而歸之後娶
黃氏君卒以元祐五年之仲夏而葬以元符三年之仲
冬其壟在虎頭山銘曰

顯允希古氏青陽無爵於朝德於鄉富屋賓至龜縮藏
君門日闕延四方舉棋行酒笑滿堂力耕無年是無傷
孫曾秀孝列鴈行不嬉於廛學於黌虎頭山前松栢蒼
後將築宮隧虎羊

史端臣先生墓銘

史君端臣眉山名士也諱直躬以禮義處鄉鄙壽六十而卒後十五年其子天常乃克窀穸之事而來乞銘維史氏世有版於眉山去朝廷遠習聞五代亂離其豪俊伏匿田間不樂仕宦淳化咸平七年之間李順王均再亂蜀土豪右族姓一切被害以軍職羈縻用其財史氏悉散其倉廩而自匿不汙其亂以義節稱鄉里有諱褒者及其弟襄皆登進士第人以為史氏實有陰功隱德

而褒仕至屯田員外郎贈其父昌遂大理寺丞端臣大
理之孫屯田之子也直已自行不以秋毫挫於人而在
親側能致其孝居喪能致其哀屯田耿介在官不聽子
弟到官舍惟端臣以寡過得從容問寢膳其居里中邨
內外族姻之孤恩施有終始不幸而病緩五年而後沒
將沒之歲作詩喻其子以死生之說夫人成氏亦有賢
行後端臣九年亦卒天常有氣節以經術授諸生多有
登科者其丘在青衣之連珠岡大理君之塋次其藏以

金匱要略卷九
元符三年十一月丙午銘曰

深耕疾耘有不逢年力義力仁卒老於田孝悌任恤是
亦為政連珠之丘來者致敬

右皆得
之家傳

宋故南陽黃府君夫人溫氏墓誌銘

夫人太原溫氏南陽主簿字夢升之配也年若干歸于
我家事尊章應禮在等夷不爭接幼少慈惠遇使令款
曲夢升豪氣藐四海下筆成文章貫穿百家事辭妙見
萬物情狀在南陽時自以身與闡茸俯仰心茨琰如含

飯欲噉平生與歐陽文忠公友善而文忠公譴逐奔走夷陵乾德間不能有益夢升徒啣沫相哀會陽夏謝希深來守鄧歎賞其才異甚納以禮意夢升亦自以得知已晚方盡書平生所為文歸之不幸希深下世夢升懷藁書火於柩前哭不任其聲數日夢升亦捐館舍享年才四十二夫人懷保抱攜歸葬故郡躑躅苦淡薄綿四十年無以家而不愠若將墜而不悔及見子庾孫公器登仕籍而終其生以咸平庚子其沒以元豐癸亥子男四

人齊敦庾變敦蚤世庾假承務郎女二人嫁通直郎余
直試將作監主簿南宮日休孫男十人公器宣德郎知
衡州常寧縣公才公槩車公範軒公弼公介公準皆讀
書女若干人夫人家鄂之崇陽父諱可賢夢升諱注沒
之歲某月某甲子兆於嶢田之吉卜叔父謂某曰吾與
庾變公器等謀銘先夫人莫宜於汝某哭再拜而銘
曰

百夫之雄憤世而傾棄捐嫠嬰惠柔之瘳雛養懷綢迄

觀厥成終歿吾世不懟不侵以好其德音築丘巉田其
原膺膺安樂永久當身不讐福祿在爾後萬家置守謂
我不信迨其興也則莫余敢侮

右家藏
真蹟

黃氏夫人墓銘

夫人豫章黃亞夫之女天資婉孌似不能言而婦功女
德姑姊妹皆稱述之蚤孤能甘貧賤年二十母壽光李
夫人以嫁進士陳樂叔武相其夫以義未嘗言家貧任
晚也事其姑樂夫人樂夫人學問明智常稱夫人事我

如我事先姑也不幸早世年三十有三樂夫人哭之甚
哀一男子曰騫未免於懷樂夫人力教之今幸能知書
夫人沒後五年樂夫人捐館舍叔武乃克祔夫人於淮
安之原先姑之墓次使騫來請銘曰夫人視予同母兄
也於是壽先夫人年七十有二矣哀念夫人如新故勒
銘以寄哀銘曰

怡聲柔色升堂饋食齋莊吉蠲于祖籩豆近賢遠恥相
其夫子宜壽而祿乃逢不若宜壽者已不若者天從姑

卜宅安固萬年

右有石刻

程氏夫人墓銘

夫人程氏父字青神人年十四歸同縣蔡君德永舅之黨皆稱其能敬姑之黨皆稱其能順閨闈中事雖巾幘間亦得其所持舅姑之喪也能敬能哀同里皆慕悅之夫死而三男三女未嫁娶夫人能儉能勤立蔡氏之門戶斥賣笄珥命子祥蕃息之祥奉承家政無秋毫不闕夫人以是二十餘年而蔡氏為戎州富室同里無與爭

長者家富矣命諸孫無敢不學故其孫梅楫同時與薦書而据相桓權桐椿輩皆好文學享年七十有二其沒於紹聖之元八月某甲子其葬於元符之末十一月某甲子其壟在南溪之鐵盤山從夫子之兆也三男子長則祥次高次祺三女二蚤卒其季壻曰陳章初夫人之王舅贊避王均之亂客於荆楚數年乃歸其伯父王某不悅曰汝等恐懼則輕去鄉里安樂則來同生貨乎贊性剛因盡推其財策杖來客於轅道夫人之父曰本歸

蔡氏為其富也今則窶子又何從焉夫人辭曰為蔡家婦大人命也死生同之况貧富乎嗚呼可謂賢矣夫人之孫相從予學其言行可親也因以眉山石君澥狀夫人之本末來乞銘擇其可傳後者為誌而銘之銘曰

被服祈祈采饋于堂族媼粲然賀其尊章骨立癯癯執喪于室鄰里焦然憂以毀滅前富後貧不二其初訖於既富勤儉不渝南溪之崗毓松與栢伐山作宮壽歲千百勒銘瘞中用詔無期孫曾其興德源在茲



墓表

蔡致遠墓表

有宋族姓子能自拔於俗盡心於學其作文能不溺於俗盡功於竒死年二十六不遂其志青衣蔡致遠之墓

周景和墓表

有宋唐安山川之秀氣幼而能古文長而有立志不幸年二十而沒不盡其才晉原周君景和之墓

新津周君無晦墓表

有宋近親受寄其母之財匿不償而君不訟諸兄共析
其父之田多自與而君不爭賢哉新津周君無晦之墓
李君德元墓表

有宋讀書知行其教子能命以義言純師行純表李君
德元之墓道

楊君希節墓表

嗚呼有宋擇里處仁教子以義四方游士以為依歸青
神楊君希節之墓

成都趙夫人墓表

成都范祖堯之母趙夫人幼孤而知詩書蚤孀而能禮
義斥簪珥以教其子叔求異炊而不爭財可謂母儀婦
師者耶眉山張剛名其坎曰海廩山磨誓義不渝嗚呼
夫人之事夫天曠地遠倚門而死哀哉夫人之教子江
南老人曰嘻盡之矣故書以表夫人之墓道俾來者致
恭焉

智氏夫人墓表

有宋能貧學以詩禮授其二子綱鎮鎮文亦竒智氏夫
人之墓道

崇德縣君司馬氏夫人墓表

有宋能脫簪珥資其夫入太學遂成其名不幸年二十
四歲而死崇德縣君司馬氏之墓

宋氏夫人墓表

有宋為妻能令為母能慈生子堂發逢皆好文學龍游
宋氏夫人之墓

呂夫人墓表

有宋五子出家一子為人天師摩耶同願力開封呂氏
夫人之墓

唐元夫墓表

有宋力生勤家不以累二弟使皆從進士承顏養志盡
孝於後母使慈之如已出唐元夫之墓

右各有
石刻

山谷別集卷九

謹案卷八第九頁前八行獨不賜戰袍刊本袍訛

抱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 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 臣徐錫福